

日本流閱讀新風尚

旅日文字工作者 | 林宜和

日本國民的閱讀風氣素負盛名，但是近年也抵擋不住電子娛樂強大的攻勢。電車上全是手持一機而非手捧一書的「低頭族」，上圖書館和逛書店的人口也日益減少。不過，這並不表示日本人的閱讀精神已經跌落谷底。一些有心人不斷思考創新閱讀模式，企圖吸引新生代回歸文字世界。以下簡介數個近年日本社會推動閱讀的新作法。

* 公立圖書館的「民營化」

日本公立圖書館的預算年年被削減，與利用者的減少成正比。現在全日本約 9% 的公立圖書館已經相繼外包，委託民間企業經營。以追求利益為目標的民間企業，卻為保守呆板的公設圖書館吹起一股新風，並帶動閱讀人口上升。以東京都千代田區的「日比谷圖書文化館」（<http://hibiyal.jp/hibiya/index.html>）為例：這個源起明治 41 年（1908 年）的公立圖書館，在 2011 年經千代田區議會議決，委託小學館和集英社等五家出版社聯合經營，並將名稱由「圖書館」改為「圖書文化館」。

日比谷圖書文化館不僅承襲原圖書館的閱覽服務，更擴展為多方位的文化設施，經常舉辦演講和座談會，並配合各專題佈置圖書專櫃。該館也推廣文化活動如美展和攝影展，或與外國大使館進行文化交流，或引介大學的研討課程等等。不但如此，該館設有可以攜圖書進入的咖啡室，提供品茗兼看書的休閒樂趣。該館標榜是為利用者提供「閱讀、查考、學習、娛樂、交流和創造機會」的「知識的入口」。

日比谷圖書文化館開張一年之後，入館人數達到 61 萬 5 千人，較前一年增加 16%，成功步上經營軌道。館長山岸幸雄自詡：「這裡是喧囂都會當中的清涼綠洲。民間企業具有優異的組織和聯繫功能，才能順利興辦各種活動。」

日本公立圖書館民營化也曾招致批評，尤其將稅金建立的公共設施淪為商人圖利的工具，引起輿論批判。但是，日本民間企業在高度競爭的商戰中磨鍊的服務水準和開發能力，卻是一般公立圖書館遙遙不及的。如兵庫縣町立圖書館為殘病者和孕產婦提供送書到府服務，或北海道市立圖書館加強學校和圖書館之間的聯繫運作等等，都是公立圖書館民營化的好榜樣。

* 「電子圖書館」的誕生

日本電子書籍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，2013 年度（2013 年 4 月 -2014 年 3 月）包括雜誌在內的電子書籍出版總額，共達 1,013 億日圓，較前年度增加 32%。雖然比起紙本市場的 1 兆 6,823 億日圓，還佔不到一成，但是據業界預測，5 年後日本電子書市將會成長到 3 千億日圓的水準。

因應電子書籍的成長，日本圖書館也開始提供電子書的借閱服務。所謂「電子圖書館」是

指經由私人的電腦或智慧手機，向圖書館下載借出電子圖書。閱覽期限過後，該書資訊就會自動消失，等於向圖書館還書。例如群馬縣的明和町立圖書館，將手塚治蟲漫畫 4 百集的電子書提供借閱。入館者用館內的電腦或自備的智慧手機，都可以閱覽該漫畫。由於多數人可同時閱讀，又不用擔心磨損紙張，還可節省圖書館的藏書空間，極受好評。

此外，也有一些圖書館積極探求電子書的保值功能。如札幌市中央圖書館聯合當地 15 家出版社，將鄉土資料和雜誌約 3 百冊製成電子書，進行出借計畫。原來深藏資料庫的古老文獻因此重見天日，不用擔心毀損而得自由供讀者閱覽。

不過，「電子圖書館」在日本尚屬起步階段。現在日本約 1,300 個擁有圖書館的地方自治體當中，僅有 20 個開設電子圖書館。日本民間企業敦促電子圖書館誕生，不遺餘力。參與許多公立圖書館經營的大日本印刷公司，應允在今後 5 年內將電子書導入 3 百個圖書館。講談社，角川書店和紀伊國屋書店聯合成立「日本電子圖書館服務中心」，處理著作權業務，促進電子圖書的借閱功能。

「電子圖書館」確有必要也受歡迎，但是也有一些尚待解決的課題。電子書籍如果無限制出借，出版市場的利益將被剝奪。不但如此，由自宅借閱電子書的人若不斷增加，上圖書館的人也就更減少了。此外，日本的著作權法規定圖書館的紙本書得免費出借，但是電子書出借屬於輸送公共電波的範疇，不在現行法規範之內。現存的「電子圖書館」雖然各自訂定出借辦法，卻有待日本政府修法訂定統一規則。

* 「交流圖書館」的流行

在購書和上圖書館還不普遍的時代，許多人都是和親朋互相借書，彼此切磋。如今閱讀變成比較私密的嗜好，除了參加讀書會之外，不容易與他人分享心靈空間。不過，近來日本有一股開設「交流圖書館」的靜靜潮流，促成愛書人積極向他人公開藏書並徵求同好。

所謂「交流圖書館」並非正式營業的圖書館，而是個人將自己的藏書提供借閱，並互相交換讀書心得。場所臨時或固定，不一而足。例如東京都國立市的「書的團地」，是由一群愛書人共同租借活動場地，規畫數十個區位（書架），供個人提供自家藏書。書架上貼有貸書人的自我介紹和推薦書單，借書人須留下自己的閱讀簡歷和讀後感，給他人參考。在「書的團地」貸書或借書都得交小額使用費，供主辦單位營運。書籍每回限借 1 冊，最長可借 4 週。該團地利用者表示：「在一般圖書館借書，無法得知別人的讀後感。在這裡不僅與他人共享閱讀樂趣，還可以結交書友，一舉兩得。」

除了「書的團地」之外，在東京、大阪和福岡等地，尚有 1 百個以上的「街坊圖書室」。主要是由個人在自宅、自營咖啡店、大學研究室或辦公室等場所，公開藏書供一般人借閱，有的也可在網路上搜尋。該圖書室的倡者表示：「希望藉由一冊書與他人交流的人，不但在日本，在外國也不斷增加。」事實上，美國也自數年前開始流行稱做 Little free library 的交流圖書館，據說已經達數千個以上。

日本的愛書人經由讀書會或書評會，比賽發表讀書心得，稱做 **Biblio battle**，人氣節節升高。此外，每年臨諾貝爾文學獎發表當日，就有一些村上春樹的死忠粉絲在咖啡館聚會，共享書訊並一起等待發表。這些都可謂愛書人的溫暖交流，也是「交流圖書館」的延長。

* 「夜間圖書室」的燈火

2014年6月，在東京澀谷五光十色的繁華鬧區當中，出現一間幽美的「森林圖書室」（<http://morinotosyositsu.com/>）。一百平方公尺的室內環繞巨大書牆，入深夜仍燈火通明，吸引愛書人流連忘返不忍離去。

「森林圖書室」的發起人森俊介是30歲的前上班族，自小嗜書並想像開設自己的圖書館，終究辭去工作，開始打造夢想。他經由網路公開計畫並招募資金，原僅設定目標10萬日圓，竟在2個月當中收到來自1,737名愛書人共達953萬日圓的捐款，熱烈程度教森俊介大為吃驚。

「森林圖書室」的引人之處，在於自由和輕鬆。它不但開到深夜，還供應飲食和酒類，又不禁止交談，甚至播放輕音樂，讓入室者充分享受以書為伴的慰藉和愉悅。附近的上班族加完班後，深夜來此看書兼用餐，得以解除疲勞。大學生則將此地當做精神娛樂設施，與研究學問的大學圖書館做明確區分。經常利用「森林圖書室」的人，交1萬日圓會費就可成固定會員，得免費借書。除會員之外，該圖書室只提供座位給用餐飲的人。如果是非會員而需座位看書，得交5百日圓的座席費。

「森林圖書室」約有1萬冊圖書，種類繁多。除了館主個人藏書外，還有各方捐贈的書籍。森俊介希望將這裡打造成平易近人的閱讀場所，就像到朋友家，看見書架上有趣的書，隨手拈來一看的感覺。這個形態的圖書室在日本尚屬新鮮，能否普及雖然未知，卻反應現代人想在輕鬆的閱讀環境中舒解心靈的單純慾望。

* 「閱讀存摺」的鼓舞

「閱讀存摺」並非金錢存摺，而是日本的學校圖書室和公立圖書館發行的閱讀記錄手冊。外形包裝和內容設計都模仿銀行存摺的手冊，將它插入狀如提款機的專用機器，借閱書名和日期就自動列印出來。這個新鮮有趣的存摺，非常受日本中小學生喜愛。

「閱讀存摺」最大的意義，在於促進閱讀意欲。一般圖書館只要收到還書就削去記錄，個人過往的借閱經歷因此不留痕跡。「閱讀存摺」提供個人專用的閱讀記錄，不但可以查證自己什麼時候唸過什麼書，更可以在不斷增加列印的書單中，得到自我認同的成就感。

日本最早引介「閱讀存摺」，是山口縣下關市立中央圖書館。該館自從2010年3月導入存摺之後，學童間互相展示存摺，比賽閱讀冊數的風氣大開。也有家長表示，兒女之間做良性競爭，原來不愛看書的孩子也變愛看了。下關市甚至出現借閱7千冊以上圖書，累積34本存摺的初中生。圖書館長希望，孩子們將「閱讀存摺」當做日後回顧自己成長歷程的人生寶物。

大阪府八尾市立圖書館，自2014年4月導入「閱讀存摺」之後，1個月內貸書冊數較前

年度同期暴增 2 倍以上。長野縣佐久市立圖書館自 2014 年 7 月發布「閱讀存摺」之後 (<http://www.city.saku.nagano.jp/cms/html/entry/17240/5.html>)，8 天內就有 6 百名親子領取存摺，大排長龍。這些都是「閱讀存摺」直接推廣閱讀的最佳證明。

除了增進閱讀慾之外，「閱讀存摺」間接提供圖書館或學校研究個人借書傾向，進而做閱讀諮商和列推薦書單。只是，開設「閱讀存摺」成本很高，包括圖書資訊管理和設置列印機器等費用，共約 5 百萬日圓，對經費拮据的學校或圖書館很吃力。別出心裁的高松市立圖書館教導學生自製存摺和手寫記錄，外加上填滿一冊給小獎品的鼓勵，備受好評。在日本學子疏遠閱讀的傾向日益顯著的今天，文部科學省（教育部）也大讚「閱讀存摺」的功能，宣揚是增進閱讀意欲和培養閱讀習慣的最佳發明。

* 結語

「愛看書的孩子成績好」雖然不是真理，卻也大部分是事實。據 2013 年日本文部科學省的「全國學力和學習狀況調查」顯示，每月平均看不到 1 冊書的學童，國語成績的平均正解率是 39%。相對的，每月看 11 冊以上書的學童，平均正解率是 56%。針對初中生的調查，也是相同結果。又，據日本「全國學校圖書館協議會」2013 年的調查，一個月當中唸不到 1 冊書的小學生有 5.3%，初中生有 16.9%，高中生更達 45.0%。顯見隨著年齡增長，日本新世代離書本就越遠了。對於這個日漸深刻的閱讀危機，日本的公私團體和個人在有限的經費當中，各自設計閱讀新花樣，希望造成潮流，吸引新的閱讀人口，也才保得住文化大國的風範。